晉綏日報

原名：抗戰日報　第一五六六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興縣西山

王傑弟：（原名善慶）汾西河鍵村人，你母你妻查詢你的下落，望見報後速與家寫信，如有知者望告　兄王震波

陸式衡（雅賡）**王綸宇各位：**
周韻初
北平一別，倏已十年，現在何處？近況如何？凡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信寄：冀中區葦北聯合大學王玉夫同志轉交。　王逸民（王平一）

王家駒弟：（現名呂龍）二十八歲，洪洞縣河西南馬駒村人，見報速來回音，有知其下落者煩請函告，來信交石樓一區區公所轉交　姐王琍乾

范錫森弟
我現在晉察冀貿易公司工作，見報後，希即來信，寄晉察冀貿易總公司轉我即安。　愚兄范菊秋

黃河畔上黑峪口
千餘農民揚眉吐氣
大地主惡霸劉象坤被清算

（本報訊）八月二十六、二十七兩日，黃河畔上的重要渡口，興縣黑峪口村，八個自然村的千餘農民及水手工人，舉行了空前盛大的聯合鬥爭地主階級大會。當四鄉的羣衆湧向會場時，看到場子正面，棗樹與棗樹間，懸掛着奇艷奪目的皮毛、呢絨、綢緞衣裝……背着地主階級多少年來，從農民身上搾取的血汗展覽品，氣憤的罵着：「狗日的地主們，不知從那裏闖來這些東西?!」有的人斬釘截鐵的說：「那裏闖來?從老百姓身上闖來的！」當羣村羣衆把地主數十個元寶舖在桌子上，讓大家參觀時，人羣擁成一堆，爭着看那地主階級剝削農民的血汗。

會場的一邊，綑綁着一夥地主惡霸，過去，他們騎在農民頭上，屙屎拉尿，威風十足，今天，都一個個低着頭，他們的身旁站有腰圍九龍帶，手執七九槍的民兵，站着要翻天覆地的無數農民在嘶罵。這一夥地主的前邊，特別爲大家包圍在場子中央的一個，是那個黑滔滔天，統治黃河要口數十年的大地主惡霸劉象坤，他又名劉老二，是邊區臨參會副議長劉少白的弟弟，外號「二毛鬼神」，這傢伙是地主階級萬惡的封建統治的化身，他常掛在嘴上的一句話：「誰（指農民）還不是我手上扣着的一個東西，要他成個長的，就不敢成個圓的！」黑峪口的人民，在他的淫威下，無論大人娃娃，提起他來沒有不怕的。新政權建立以後，劉逆依舊作威作福，橫行鄉里，更依恃他哥劉少白是臨參會副議長，公然破壞政府法令政策，抗交公糧，抗做軍鞋，不服抗勤，販運大烟，走私漏稅，無所不爲。

幾年來村裏不敢給他家派做軍鞋，一年婦救會給派去了兩雙，劉家老婆大發雷霆臭罵道：「老娘娘，前方有的抗日，後方有的臨參會副議長，還做軍鞋，我的鞋還想叫你們給做哩！」前年當實驗學校同志協助本村民兵組織緝私隊時，劉逆竟公開叫囂：「消滅實驗學校，消滅民兵！」幾年來劉逆更頑抗公糧。第一年徵下一些公糧，劉逆搬來劉少白，騎着馬帶着警衛員，下到村公所，把村幹部罰斥了半天，嚇的村幹部都跑了，而後，不知從那裏拿來一張撥糧證，頂了他家的公糧。前年徵下三十四分六釐公糧，只出了十五斤，至今還欠着六百多。大地主惡霸劉象坤，在農民階級起來要徹底消滅封建的今天，他的罪惡是再不能逃脫人民的清算了。黑峪口村的八個自然村的千餘農民，在復仇的怒火下，用自己的力量，把這傢伙鬪壓了。到會農民一個個揚眉吐氣，興奮的說：「人喜子被打倒了，咱們窮人正見到了青天！」茲將農民控訴劉逆廿年罪惡，擇要報導如下：

吃租放債養打手
劉象坤行兇霸道數十年

抗戰前劉家擁有千四百餘垧土地，吃租放債，魔爪伸至三四十里周圍，清塄頭個戶王寶平老漢，年出二十五石租，民國十七年大年節，欠下他四石租子，劉老二硬逼着要，把老人頂置下的船村强奪了去。任東山一次借了劉家十塊錢，說扣利大加三行息（現扣利一元，實借九元，每月利錢一元），只借了二十天，連本帶利就還了十二元。

劉老二强霸黃河渡口數十年，放着幾船賭，手下養着一夥打手，想打誰就打誰。沿河口船戶很少不受他欺侮的。一次劉交拉結合着十隻船往保德運炭，劉老二說：「給我搶一個船，不然船不能開。」交拉們得罪不起他，只得給他白搶一船，共三次拉炭六千多斤，還得給他担的送到門上。貧農劉有相的媳婦被他挑撥離了婚，强姦佯五十元，他從中就弄走三十元，弄得劉有相人財兩空，還不敢哼一聲氣。×××的父親賣肉，劉老二割了好多次，一直沒說個給不給錢，他父親叫他去要錢，那時他娃才是十來八歲的娃娃，抱了門就叫二先生，說來要肉錢，劉老二訓罵：「吃肉錢，吃肉還要錢哩?」娃娃說：「一多不給來少給些。」「快滾出去，給我地上抖上黃土哩！」窮家子的娃娃，站都不讓站一陣。貧苦農民劉貴來的父親，那年夢下由陝西逃來的親戚，劉老二知道後，就懷着邪念來向劉貴來說：「你家來了媳婦子，咱串串。」走進門去那媳婦認不得他，一聲未答，他就轉身出門揀起一塊石頭，把門窗打爛，一[illegible]水甕也被打爛了，又從炕上把那年輕媳婦拉下來一頓亂打，說：「來到黑峪口，哪些大架子。不認人！」一次他又帶着一夥打手，因爲要賭賬，打得任鐵蛋爬下起不起來，後來逼着[illegible]賠了一桌酒席，叩頭賠情，並對還了五十元賭賬，臨走還要了六元「打人工錢」才算了事。鬥爭會上羣衆吵嚷着：「挨打還要出工錢，世界上竟有這樣的惡霸。」

劉逆勾結反動軍隊殺害人民
——廿五年紅軍東渡前後——

民國二十五年前後，紅軍東渡抗日期間，以劉逆爲首的地主集團藉「防共」之名大肆屠殺人民，先後有任好光等七個貧苦羣衆被殺害了，僅一次即向反革命軍隊告密了三十六個農民，除被殺死者外，其餘不少受盡非刑拷打。任好光十六歲的兒子秋生，於父親被害後的第三天，偷偷爲父親上墳，被劉老二知道後，連忙引上反革命軍隊把他逮捕了，在不到一天的時間，連着三次催着「快殺！」要把他家斬草除根，秋生被吊綁在青龍山上（本村南山坡），遭受毒打，死去活來；當時村裏的人，眼看着這家人要絕根，都爲這可憐的孩子暗暗哭泣。羣衆費了很大的周折，才保下了秋生孩子的一條活命。劉老二常講「黑峪口，三分之二的人都得殺！多殺幾個才安寧！」今天，被害者的家屬和一些被害未死的人，在千餘人的復仇大會上，痛訴着十幾年的冤仇血賬，無數羣衆都流下了傷心的眼淚。任有果的老母親指着劉逆的鼻子問：「我兒[illegible]助紅軍買了些東西，臘月初八從陝西回來，你[illegible]就報告白軍[illegible]：「毛鬼神，我兒幹的是紅軍事，是什麼老百姓，你說爲什麼告叫殺了，你說啊！」窮村農民白日旺，爲他兩媽尹虎且的死一開口就失聲痛哭。他在黑峪口彈棉花，親眼看見劉老二和反革命軍官講着如何殺死他兩鐵的事實，他揮着兩臂，高聲叫道：「地主是狼心狗肺！打倒地主！」一隻眼的貧苦老漢，當時也是被報告的一個，他赤膊身子指着劉的和存有上身血跡火燒和鐵鍬陳的傷疤，顫抖着說：「劉老二，你害得我好苦呀！」同時很多人都激動的喊起：「向劉象坤算賬，消滅地主階級！」

逼群衆修反共工事
乘機大肆敲搾貪污

劉老二當時是漢奸閻錫山的村長，威逼人民修建沿河反共[illegible]砲台，並乘機大肆敲搾貪污，任變那的兒子狗[illegible]，那時十歲，被撈住做苦力[illegible]……[illegible]

二十二包約麵千斤洋灰（當時一斤洋灰值一斤麵）被他獨吞了，做工的人[illegible]……[illegible]王德老漢窮的沒錢買麵，逼得把推[illegible]

劉逆看見誰家像樣的女人，就强任霸佔[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李）

關中分區地方兵團
收復馬欄鎮

（新華社西北三十日電）關中分區解放軍地方武裝兵團，廿四日收復民主政府前專署所在地之馬欄鎮，現新正、新寧兩縣境內已無敵踪。馬欄是於本年二月二十日被胡軍侵佔。又二十一日企圖由[illegible]東南地區向南潰退之胡軍二百餘人，遭我邊區保安部隊及工人游擊隊襲擊，計斃傷俘敵三十二名，繳獲捷克式機槍三挺，步槍十一支。

第二批參戰隊出發了
興縣群衆熱烈支援前綫

（興縣訊）此間民兵羣衆已捲入熱烈的支援前綫運動中。全縣若干頭牲口，[illegible]地向前綫運送糧食，婦女們緊張地趕做××雙軍鞋，參戰民兵羣衆由縣區村民兵幹部帶領，開往前方隨軍服務，第一批參戰隊××人，已勝利歸來，第二批若干名已集中出發。這些參戰民兵和羣衆，大都是在土地改革（部份村莊）和調劑土地中得到土地、糧食的農民，對參戰特別踴躍。紅柳塔[illegible]杜補全，他大兒病了，其餘兩個兒子年小，羣衆說他家裏離不開，他非去不行。大家知道他家有些困難，自動借給四小斗小米和一些豌豆，送給他一雙鞋。一區南溝中農王八兒，第一次參戰後趕上，這次動員參戰，他不等鞋子做好就去報名了。城關原計劃動員十六人，結果去了二十人。新翻身中農郭兒兒，去年他分到一垧坪地，媳婦九月要娶親，他聽到參戰就去報名：「參戰回來再娶也不遲！」（王閣）

（本報訊）後方醫院一部於本月三日到興縣××村，接收此次輪來戰役傷員，該村工作團同志和白村長幹部領導全村羣衆晝夜不停地借東西騰房子。兩天工作，一切準備妥當。八日傷員抵河，該村男女老幼均到河岸相迎。婦女也爭着抬担架，並熱情地慰問傷員。婦女幹部王三鳳率領婦女給傷員們洗衣拆被，洗乾淨後，將衣服送到每個傷員跟前，慰勞品不斷由各村湧來，僅某某等村一時即送來雞蛋二百餘，雞二十三隻，羊肉五十七斤及各種菜蔬數百斤。八月十六日紳府王家莊，轉送傷員兩個（女）自已縫好送來一雙，並帶有王家莊羣衆慰勞白麵，及帶來紳府縣政府等機關慰勞金八十萬元，和[illegible]，並到各病房慰問。（英漢）

邊區級各機關集會
討論生產救荒
今年棉衣爭取再穿一年

（本報訊）本月二十二日邊區級各機關幹部同志於後勤集會，檢討半年來之生產並討論生產救荒問題。上半年因亢旱不雨，各部小塊菜地多無收成，而須大部或全部買菜吃，只有保安處未買奇菜。雨後搶種，各機關均有顯著成績（分局近邊爾水沖毀二十一畝，損失估總產量的三分之一），現正樣愉飾；氣節雖已晚了，但他們認為「只要長出菜子來，就能充飢。」並開展多樣性如燒石灰、紡織做鞋等生產。各機關以三處生產較差，幾畝白菜幾乎被水沖光，所種山地至今尚有一部分未鋤過，應及時補救。關於家屬生產，行署家屬隊的紡織盈利可解決伙食費全部。後勤二家屬隊兩月來已織了單衣四手件、棉衣六百套，所種春秋菜蔬將近全部解決。談到節約，大家認為值此救荒死的嚴重情勢下，應更深入一步。棉衣不太破的即補一補，爭取再穿一年。糧食改減後，大多數單位未通過。保安處改為早上吃稀飯，下午吃乾飯，雖然肚餓，但同志們認為老鄉苦，我們也應當吃苦。行署、政治部公雜費均節省不少，司令部亦有節省（前著節省一半），司令部被服已部分改為「親自勤手」。另外有個別單位超吃糧食，後勤尚有些部隊未能親自動手，應予糾正。最後對供給工作，供給標準多有檢討，現正研究改進中。（王應）

貧農張守林
收年蓬籽七八斗 能頂五十天口糧

（新縣社毅訊）平岳四區北丈子村貧苦農民張守林，為解決明春口糧困難，抽時間，在縣際，得收「年蓬」。八月五日起，十餘天中，已經打了三場，收下「年蓬」籽八大斗多；還有二場未打，估計全部打完後，可收一石三斗（大斗）。經過水淘，碾子碾後，以每斗實收六升算，可收七斗半至八斗。以他目前生活水準，每人日需口糧一小升計，足夠全家四口人明春五十多天口糧。「年蓬」稭子、枝子，明春尚可解決一個牛二十五天到一月的飼草。目前他兩個小子每日還在繼續打。（當時、李延年、古東）

讀了杜家梁備荒報導後
「我的檢討和聲明」
任景德

讀了七月二十六日晉綏日報一版「河曲五區怎樣領導杜家梁防旱備荒」報導後，有以下的檢討和聲明：

我們對杜家梁的備荒工作僅管是自流的，正如報紙上指出的只解決些口糧和統計一些數目字敷衍塞責；但在杜家梁說來，還是五區（特別是六家塞行政村）在解決貧苦羣衆困難上還比較注意他坤方，別的如拉達等小村連這樣的領導也沒有。幹部們怕犯強迫命令，結果放棄了領導，困難的解決很不徹底。

我對備荒工作的領導與認識也有偏差，害怕引起羣衆恐慌，下去只提「搶種」，連防旱備荒都不願提。至於在作風上是跑腿的，因搶種是有時間性的，一日不和一日同，為了求得各村搶種的數字，採取多印然村不跑就沒辦法，結果到處跑跑，盲目的空喊一陣，大部份地方做了沒檢查。以上是我的初步檢討，下面是兩點聲明：

一、四月二十四日開後，行政村幹部會開會，會後到各村組織調劑耕牛的工作，但領導上根本未提及。

二、報上說：「區幹部任景德到了村選，找不見一個男人，也找不見自己村幹部就走了，在路上碰見村主任，順便捎了句話：「回去叫大家趕快種瓜，每人至少一畝苗。」」「還是有防大性的報導」，我當時在郝家村做土改工作，二十八日離上區時，沒回村做搶種工作，在路經杜家梁時，恰巧遇見臨縣民公杜保倉一起從渠上回來就走，又碰見一個地圖民，我們一路上就走了，說個上見「看看土」，順便討論了搶種。到村時太陽快落山了，找了小隊長杜仁、杜牛小等，研究了搶種和備荒的問題。羣衆叫住下，我們提路便走了。臨走時說羣衆找我主任在郝家莊。有一到了村裏我不見一個男人和主任，自結「村幹部」的事，在路上碰見主任，我記不清了，但這話是沒有的事，更不會有「叫幹八歸一百苗茄盧」之說。在和幹部羣衆研究搶種時，隨會說過補種問題。還給問題，我估計他檢查組同志因檢查時間太短，一時疏忽以致發生與事實不符。

臨縣奸商張世民
冒充復員軍人逃避抗勤
被群衆檢舉出來補還欠工

（臨縣訊）城內二道街奸商張世民，冒充復員軍人逃避抗勤，他原係某部炊事員內的僱工，款摘下來後，沒有回家，住在臨縣城內。去年四月分除長張殿玉叫他服抗勤，他說：「我是復員軍人，還叫我支差了！」問他的復員証時，他說復員軍人沒有復員証的多啦，以後即再沒有誠他服抗勤。今年召開全體復員軍人會議，清查復員軍証及手續時，只有他沒有，始發現其係冒充復員軍人，幹部乃和羣衆商議，召開大會處理。七月二十三日晚召開了羣衆大會，會上貧農秦良旺說：「人家退伍軍都有手續，你為甚沒有？不然你把部隊上的歷史講一講。」讓一下他的原形再也隱不住了，才向羣衆說出眞相。羣衆提出要處罰他，民主決定除補欠下的抗勤工外，罰了小米二石。按張保文水煤頭非人，家有山地三十餘畝、水地四畝，僱人耕種，臨縣城內也有大院兩院，騾兩架，栽錢鋪一座，僱兩個長工，放賬吃利，放錢生息；且殷親其有違犯政府法令，偷販赤金、白洋之行為。（郭潛）

寧武城關
街長強迫命令組織民兵
地主流氓混入進行破壞
領導上已加整理將壞份子清除

（寧武訊）城關街長劉通，於去年十月的一個晚上，派民兵張金喜、劉志等飭上，搶到街公所按戶口個子把人叫到街公所院前，又把大門關住，當即宣佈：「你們都是民兵！」又講了民兵的任務，將叫來的六十多人，編成四個小隊，七個小組。當場就被混進十七個地主漢奸和三個流氓份子。從此，他們披着「民兵」合法外衣，設賭抽頭，做資，油煙票紙煙販，欺壓羣衆，公開汚辱婦女，如分隊長張杰領民兵在夜到了劉金家就不走，要住夜。在街上隨到女人，他們就調戲，故意破壞我政府威信。最後，地主郭步雲、張根成勾通小隊長張步，把街公所的三支步槍毀壞投敵，三個月內，民兵中先後有十人投敵，不到移住敵區。一般的還站問題，引起了羣衆，從今年四月份開始，經過兩個月發動，貧僱農和工人出身的民兵研究討論，將混進民兵中的地主、特務、流氓等份子開除出去。（郭久良、劉清）

崞縣八區中三村
張科斗非法騙娶抗屬
已送交政府處理

（崞縣訊）（遲到）崞八區中三村商人張科斗挑撥抗屬郝上清同志女人，於今年四月間到縣公所，假造其丈夫犧牲的謠言，提出離婚，政府便給開了證明，以作臨宜證明時，她又賠石無言。當由政府同志耐心解釋，勸其安心生服，她又回家後，張科斗竟又極力糾纏，再度挑起離婚，不料該女人回家後，張科斗又自給了她婚證，使商人張科斗達到了非法結婚的目的。我區幹部衛志與同志去該村做土地改革工作時，查明事實經後，為保障革命軍人婚姻，當將該女人押送政府處理，村幹部郭保已受到羣衆批評，並向抗屬道歉，決心改正錯誤。又此村翻郭保與商人張科斗跟上本村壞人張有財跑了，此次同志良回來後，村中幫助共建立家務，多方調查其女人下落，後打聽到逃在河曲，當即通過政府，給河曲去信，將女人領回。（王節）

嵐縣斜坡村
積極搶救水災

（嵐縣訊）八月十八日猛雨過後，河水暴發，斜坡村被沖毀，自然莊禾推毀三百四十畝，羣衆積極搶救，村幹部自己從泥裏把禾苗扶起來，一天就扶起苗一半。全村羣衆出動搶救，倒的扶起，淤的挖出，一尺多高，可收成一半。他們決心爭取明年多開荒地，以減少損失。（寇清）

崞縣北莊村群衆
搬倒一根「旗桿」
惡棍王錢龍破壞土改被鬥爭

（崞縣訊）九區北莊村羣衆處理破壞土改惡棍王錢龍。王於四五年曾當過偽村公所「村警」，向敵人告密，威脅羣衆，給地主當狗腿，敵人每天來要差要東西，盡給窮苦人們派。窮苦人們在地主田裏撿些東西也要挨他打罵（他當狗腿的），而他又專偷少錢無勢人家的莊稼。把自己的閨女送去日本人的碉台，使日本人勢力詐取羣衆的白麵豬肉白洋等。敵人收錢稅時，他更說「對公處」敲詐羣衆，自己則大吃二喝，吃香瓜是論馱的。四五年冬日本投降後，竟又混入我新政權當村長。兩月間私賣了麩勞很一石多。其他貪污尚未清算。當本村進行土地改革，鬥爭地主奸霸王士生（現已逃往太原）時，他昨夜威嚇羣衆，提出農會給王士生透露消息，開會時，羣衆因顧慮這些壞蛋不敢說話，他就乘機公開說：『我們（指老百姓）都沒說的，再把我們綑起吧！』羣衆起來要他說話時，就叫『綑農會的人。』羣衆起來了，他就威脅說告縣上要來。羣衆鬥爭王士生，他就在一邊公開說：『王士生難道全是壞的嗎，連一點好的也沒有嗎！為啥不說好的了』鬥爭勝利後，他又分到果實。此次工作團來做財經工作，他事前活動大家叫少報產量、地畝，選他當評議員。工作團來後，他果然當了評議員。初則哭窮，繼則反對丈地。貧農王昌秀接近工作團，他即活動其女人拉後腿，在下邊說那是護八路軍。由於他的活動，使工作受到很大阻礙，半月無進展。工作團當即將他扣起，交羣衆處理。在羣衆大會上，大家講出他過去的罪惡，一致要求他退出鬥爭果實，退出水旱地共三畝。其他布疋糧食用完了，羣衆未加追要。羣衆反映：『可把咱村的旗桿搬倒了！』（李子健）

靜樂坨台坪
查出富農竊取果實
當即令其全部退出

（靜樂訊）坨台坪村貧僱農小組，在檢討生產困難時，發現富農段補成等四戶，在鬥爭中，冒充為中農，在去年羣衆鬥爭中獲得果實。經過小組鬥爭果實分得了不少，不好好勞動，並向中農們說：「咱有了吃二喝，就保持住了一個我們苦人，就好了。」一想起苦人，大家都不滿意。經大家討論，一致認為這樣的富農，由他父子倆常對羣衆作奇剝削，抓一個騾，貧苦老鄉呂樹，父親今春得病，吃了十六元白洋，僱不起人，他家中人得病，吃了未治，反了二年長工，當時他父子倆剝削，一直到他退出果實及破壞生產等罪惡。羣衆指出立即要他退出竊取的鬥爭果實。其他三戶分果實的富農亦將果實退出。四家共退出糧食三石六斗、牛一頭、驢一條，作為貧苦羣衆生產之用。（杜林、邱茂章、王萬德）

地主窩藏地主
被群衆查出來

（臨縣訊）二所街地主劉常發，包庇他女婿李輔昌，逃避羣衆清算，被查出來。李輔昌係南塌村地主，南塌村土地改革開始時，即把兒子李耕廷隱在劉常發家，聽說工作團要去該村時，李也即來劉家躲起（後他倆的老婆說，李輔昌長期逃避清算）。民兵清查戶口，清出李輔廷來，即送回原村，並要他理劉家包庇地主的問題。二十三日會上和他一併處理。羣衆說：「你南塌村羣衆不負責任，包庇地主，不讓南塌村羣衆翻身，你也不是破壞我們的團結了」在羣衆憤慨的情緒下，當將劉常發扣起，後向羣衆承認錯誤，接受了處罰（罰小米二石五斗），羣衆才放開。（郭潛）

讀者來信
關於郵工菜金問題

編輯同志：

看到八月十六日晉綏日報第二版關於三八分區郵工的菜金問題以後，我們感到的困難，就是一個關係的實際問題，在各個分區，甚至在一個分區的各部，用着人員的不一致。因此時常發生菜金規定上極不一致，不必要之糾紛（如非郵工帶菜金少，甚至不給伙食等），對郵工情緒很有影響。近來軍區司令部和行署依據節約救荒的精神，已於八月十九日頒發了一個聯合命令，關於四七年度的供給標準有了新的明確的規定，如在「關於伙食費」一項內明文規定：「出差人員不論軍政地方，或過往人員，亦不論成年或小孩，均停止中餐費（按即中午飯的伙食費）。每人每日菜金按照規定應留菜金憑帶，無論到郵政單位兵站一律五相招待。一日按附發收費（早晚兩餐各收二分之一），不得多要或少付。」這樣，郵工菜金問題也就解決了。望各地郵政局及郵工所去的機關均照此規定執行。

郵政管理總局 張敏

新華社記者評美蔣雙簧戲

美製造藉口繼續援蔣內戰

人民將把蔣家婊子由完全破產推入永遠的墳墓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新華社記者評論魏德邁聲明之後「蔣家」朝廷的捧日報紛紛喝唱，正表示美蔣雙方在上演上海「大世界」游藝場噱噱之類的雙簧戲。美國帝國主義者明知「貪汚」「無能」是與蔣介石集團根本無法分離的東西，因而要演這個滑稽的蔣介石來「改革」，是等於請着大駱駝穿針眼，那麼借口「實際效率」的花旗老子，為什麼定要兒子做一番絕不可能的事呢？其目的只有兩個：一方面替帝國主義當局製造藉口，以便將蔣介石集團的馬桶略加粉刷之後，就可以大擂大鼓的將軍火及貸款投入蔣介石的無底洞；另一方面，魏德邁的假惺惺的一篇匯「公正」與「中國人民渴望和平」等等的花言巧語，正是為的想緩和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對美帝國主義和蔣介石獨裁政治的憤怒。二十七日美共機關報工人日報就洩漏了天機：「魏德邁要求並未關閉援蔣反共之門」，同時，紐約時報就直認了：當這個蔣「主席」之下許多具有能力的「權威」與官僚，是「絕對」勝任改革的」，最小心話就說出來了：蔣介石和四大家族都是好的，「權威」的，壞的僅是一般「顢頇無能」的底下職員，「推力政府機關」一人員，須略加「改革」而已。

鴇母唱了一陣之後，婊子於是跟着上場。以孫科、吳鐵城為首就大表演其妓女從良的文明戲，他們叫做「清除貪汚」和「厲行懲治貪汚條例」，這有幾個心照不宣的「好處」：各個集團可以乘此機會將每人的眼中釘拔出出氣，同時「肅清貪汚」就一樣有「成績」了，我們今後可以看到不少素有偷竊ＣＣ或政學系拖着孔宋集團之類的笑話。這之後，魏德邁又滿意的回來了，再一開幕唱，隨之而來的，大概就會是丑角唱鬚生，花旦唱花且的所謂「改組」。美聯社二十七日電：「魏德邁的批評將被國民黨中委們徹底消化，他們將於最近開會，以部份改組黨國民黨控制的「聯合政府」」。孫科就更出色了，他在廣州對中央社記者談話：「孫氏一掃外間對魏德邁聲明誤會為美國將完全停止援華（蔣）之前奏之一切疑慮。」孫氏強調「特使」之主要任務，乃在確定美國應如何援助中國。」因此，吳鐵城感激涕零了：「魏德邁將軍的談話，是坦白的忠告」。因此魏德邁所指點的，不過是一幕雙簧罷了。

然而雙簧的壓軸戲，乃是孫科魏德邁的大放「和平」厥詞，最上目的固在但求取一段援兵時間，給蔣介石重新整頓與裝備部隊以加強進攻的機會。但他知道這目的的達成將為困難，於是他只好求其次了：一、援蔣與內戰不可分，而內戰與援蔣的數量又不可分，可是，更必須有所藉口來說服美國國內對無底洞望而卻步的一班財政老闆。二、為保持花花老子的身份，因不得不有所謂「可憐的」美國主義」與內部分句太重，又可說產生娃娃們當中「可憐的」笑話主義」，然而諸句洩氣的個作用，於是就必須有精彩表演，上以說服老闆，下以給蔣打氣，但就須要與衆不同的和ＣＣ、黃埔等稍為有別的嘴臉來說話，等於新式動物園的精彩節目是洋人與動物合串一樣，孫科裝演婊子之後，就以新縣長臨出現了，魏德邁在幾邊唱「要但和了罷」，孫科就粉墨登場打諢：「打！打！打！」「非以武力敉平共黨不可！」由公開走西斯同子蔣介石來唱「打完亦完」，與以「自由主義者」責格實淫的孫科來唱「打到底」，是會有一些分別的，跟着我們可以預料鳩母第三次又會上場，鋼鼓和刀槍就會來了。記者最後指出：魏德邁在各方面的聲譽破產和蔣家朝廷的被各方面宣佈破產，也最後宣告了一整類子們孫如孫科之流的最後破產，人民將把他們由完全破產推入永遠的墳墓！

蔣介石就是災難

水淹解放區蓄謀已久

人民有力量戰勝蔣製黃災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日電）蔣軍挖開貫台前鴨灣等險工，引黃北流，這是蔣介石蓄謀已久的事。自今年三月十五日蔣賊第一次與我修堤未竣，堵死花園口，使黃水突迴故道，隨淹解放區，泛期中，經人民死力搶救，幸未成巨大災之後，七月底入大汛，水勢猛漲，蔣賊又在長垣堤上調挖工事和六道深溝，使大堤失去屏障作用，更在朱口、臨濮莊高村等險工割斷堤繩，準備放水，幸解放區人民日夜趕修了一千八百里大堤，擋住了黃水襲擊，蔣賊陰謀又一次失敗。本月十五日，水位突增九十八公尺七寸，此為大汛後第二次的洪水，蔣賊見有機可乘，乃選擇了曾在民國二十三年決口的貫台前鴨灣等險工，挖破河堤，引黃北流，企圖以大洪水沖刷我黃河北岸大堤，淹沒滑濬一切村莊，破壞今年冀魯豫人民十餘年所未有的大豐收。「蔣介石就是災難！」一人民正看着洶湧的河水，他們化憤怒為力量，正盡一切努力防禦黃水。蔣介石只以為決開黃水便會淹沒解放區人民，他忘記了解放區人民仍然有力量戰勝蔣介石，當然也能動員全力來戰勝黃水。

塔斯社發表聲明：

蔣政府封閉大連港　違反中蘇條約規定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塔斯社二十八日自莫斯科發表聲明，指出蔣政府封閉大連港口一事，乃違反中蘇條約規定。聲明原文如下：「中國報紙近刊載中國行政院決定封閉大連港，及未經中國當局特許之外國船隻不得駛入該港之消息。塔斯社奉命聲明：照蘇中條約有關大連港的協定第四條，在對日和約簽訂前，大連港受建立於旅順口海軍基地區的政權管轄，然由於若干並非蘇聯行動所引起的情勢，大連港迄未如一九四五年八月蘇中條約所規定，對一切國家開放貿易和航行。但是蘇聯船隻根據上述條款，有無可非議的進入該港之權利。」（按蔣政府曾於本月二十一日宣佈「封鎖大連港」，禁止未得其許可的任何船隻進出，在此前一週，美政府曾於十四日要求蘇聯「開放大連」。）

簡訊

南京報紙十二家八月二十九日晨未能出版，現因為印刷工人於資方拒絕歸於增加工資百分之八十，並提高九月份底薪之要求後，舉行罷工。

晉冀魯豫新聞界

檢查土改中的立場

（新華社晉冀魯豫三十日電）新華社晉冀魯豫總分社及人民日報社，迎接全區即將到來的大復查運動，旬日來，積極進行思想檢查。總分社自二十日開始檢查一年來個人在土地改革中的立場，反省各自與地主階級（包括家庭、六親及各種關係）思想的物質的連系，第一星期為個人反省，第二、第三星期為反省報告及小組討論，對每人作一總結後，即進行一年來工作大檢查，公開討論與揭發一切不符合立場及脫離群眾路綫的事實，擬定改進全部工作的方案。同時並與太行分社共同研究將通訊網建立在貧僱農幹部基礎上的方針，現在多方收集材料，並派專人至工農通訊工作作得好的冀魯豫北流、涉縣王金莊等地調查，準備在複查中創造經驗。人民日報工作同志，從上月二十日，即在中直屬系「查田、查階級、查思想」的指示下投入學習，發現報館部門有些幹部尚存在「我家不是所謂放區，是城市長去的」，或「很早離開了家庭，思想上沒什麼問題」等阻礙深入的思想。本月中旬，該社又介紹了太行通訊會議中檢查立場的「客觀主義」思想的經驗，中央局宣傳部亦號召「每個新聞工作者應該很好的檢查地主思想，檢查面向下層、面向本區、面向現實」。該社同志決心徹底檢查自己思想，以達到改造自己改進報紙的目的。

文化界著名領袖郭沫若

困居上海賣字維生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據津報訊：我國文化界著名領袖郭沫若，全家困居上海，在物價高漲下，藉以聊生。近由友人建議，賣字補助家用，潤分對聯、扇面、條幅等，潤格自三萬元至二十四萬元不等。一般認郭先生一代文豪，舉世共仰，目前竟被迫鬻字維生，足見蔣介石統治下上海文化界生活的艱窘。

港滬文化界

抨擊蔣賊摧殘文化

（新華社陝北三十日電）港滬文化界一致揭露蔣賊摧殘文化事業。港「時代評論」復刊號稱：蔣介石摧殘文化，已遠勝於滿清及北洋軍閥張宗昌、孫傳芳。民國二十三年時，全國九百家報紙中已有六百七十餘家爲其統制，「勝」利收後，民營報紙竟遭無端沒收，甚至通訊社、廣播電台、製片廠亦爲其一手控制，上海民營廣播電台一封即被封十家。新聞紙統制後，全國每月只准用五百至一千噸，但上海一地即需三千三百噸，故大批報紙均被扼死，「文萃」等刊物未出版即被禁售，刊物大批被胎死腹中。至於統制印刷廠，搜查書店，以大卡車搬運書刊，壓迫攤販禁售等卑鄙手段，更層出不窮，使堂堂大城市如金華、寶雞等地，竟看不到上海出版的刊物。小說「鐵流」「毀滅」等均列入禁書，連大托爾斯泰、普希金等已故俄國作家，均被目為左傾。凡呼籲恢復政協路綫、抗議美軍暴行的全國作家、學者、藝人，均被目為「罪人」。因此，全國出版業瀕於崩潰，連商務印書館亦負債纍纍，「財源」告罄，所得無力再版。作家生活更苦，其著不抵一個苦工，全國職業作家現僅剩二十餘人。教育事業則更不堪聞問，據全國總預算百分之三．七，四川自貢工專經費僅抵一個中央銀行職員薪金，浙江大學每月生活補助費只夠剩一次如，致發生中山大學教授全家吃野菜中毒慘劇，金陵大學學生四分之一患肺病，重慶全市學生十分之九不健康，整個教育界充滿慘象。

復大教授儲安平於「觀察週刊」評文匯聯合新民三報被封稱：「因為三報等列（蔣）政府引為禁忌的新聞，可是他們所登的都是事實，都是（蔣）政府所不願讓大家知道的。（蔣）政府把新聞的發表權統歸中央社，無奈中央社的消息不要看的人愈來愈多，而三報所發新聞，（蔣）政府愈顧忌，讀者愈要看，（蔣）政府無法阻止，就只好刷止，這是一種希特勒式的作風。」記者陸詒在香港「光明報」週刊十九期撰文，指出蔣賊摧殘文化罪行，「是做賊心虛，面臨崩潰命運而發出的戰慄」。他即號召全國新聞從業員：「讓我們所有記者之筆都團結起來，將這一罪魁摧殘中國民間新聞事業的罪魁，創造爲人民服務爲人民說話的民主新聞事業！」

美國怎樣扶植日本財閥（續完）

三、發展金融財閥的橋樑

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爲代表的日本金融財閥，戰前與摩根、杜邦、通用電氣公司及美孚油公司等美國大托拉斯就有過從甚密的國際卡特爾關係，日本投降後，金融財閥受到美帝國主義的特別寵愛，乃是理所當然的了。

如衆所週知，美軍進駐日本不久，即將全部金融財閥的戰犯份子釋放了。在麥克阿瑟默認下，除「四家資本」中四億五千萬美金交給金融財閥「保管」外，並允許動用五十億圓爲基金，竟作金融財閥的復興補助費。原來規定以日本紡織業賠償中國的計劃，在杜魯門特使鮑萊赴日一「調查」後不久，便宣告取消了。去年五月以來，美日獨佔資本已開始恢復與國際卡特爾的活動，不僅美國摩根與三井、三菱間訂立了匯兌協定，而且美國三大托拉斯與三井也締結了美棉輸日與日貨輸美的協定。所有這些措施，加速了日本工業的復原過程，並使日本金融財閥的戰爭損失，在日寇投降後的第一年，便取得了賠償。

今天美日獨佔資本已完全勾結在一起，美國控制日本獨佔資本以吸取超額利潤，日本金融財閥則吮美國資本來滋養自己，並覓取發展。今年正月以來，美國銀行在日本新設分行或正在籌備設置分行者，共有三家（「復原資助銀行」「建設財政銀行」和「信託儲蓄銀行」），從事於金融投資的活動。爲了提高煤產量，保證日本銷煤業正常進行。麥克阿瑟七月份貸與十一億一千四百萬日圓給日本二十三家煤礦公司（主要貸款對象是三井三菱兩公司），「復興金融銀行」亦準備貸款協助日本復興各項工業，今年二月間，日本紡織工廠錠數已增至四百萬支。麥克阿瑟並採取種種辦法，以期日本毛織業及其他工業恢復戰前水平，因此，日貨向國外傾銷，便被大大鼓勵着。上半年日本紡織品，棉紗生絲的輸出額，佔日本輸出總額的約百分之五十，主要輸出對象爲南洋、中國、朝鮮、英國及其自治領。本月十五日，日本對外貿易之正式開放之後，日貨侵略世界市場之威脅，勢必加速到來，特別是在美蔣壓迫下的中國民族工商業所面臨的嚴重危機，將日益深刻化。

綜觀上面所述，在美帝國主義庇護和扶植底下，不僅沒有剷除日本法西斯的社會基礎，反而極力去保存它，因此必須根據波茨坦宣言的規定，實現日本政治經濟的民主化，沒收日本金融財閥的全部資產，並用來賠償日本侵略，特別是中國人民八年抗戰之浩大損失，只有這樣，根絕日本軍國主義對遠東和世界的威脅，才有保證。

尋事　我號第[illegible]件無人請送。呂振鳳 [illegible]區上一（有者轉爲交收

啟　陽溝十一東軍胃有，[illegible] 集四圍軍紅後如者[illegible]

張　（兒偷年自三家[illegible]的再見如者來或三[illegible]）印現，加，[illegible]，落，軍新收[illegible]

「窮漢閻王」

陳介平、藍敏、薛擬摩

北倫寶村，有個羣衆最痛恨的奸惡地主韓興，曾經依靠敵僞勢力做過許多殺人害命的罪惡。水有源，樹有根，從他的根子刨出來，就不是「好根根」。

殺人不見血的「廩生」——第一代韓瀛

他爺爺韓瀛，曾在滿清光緒時大同府裏縣上了一名廩生，是一個訟棍，當過二十多年的鄉保長，在村裏是一個爲非作歹的「鄉紳」，遇有貧苦農民和地主老財打官司，他就替地主幫腔，黑的說成白的，沒理說成有理，筆桿子一擺，就不知斷送了誰的命。本村吳倘富向他借過三十塊白洋，高利盤剝了五年，除利錢外又轉了原來三十元親自交給韓瀛，舊賬一筆勾消，但韓瀛不消賬，昧了良心硬說沒有的事，要折吳倘富陽坡溝的十二畝好地，還要叫他再賠原本，韓瀛親筆寫了狀紙控了[illegible]，藉黑筆點人的禍胥，同時又賄賂收買官庭，果然吳倘富的官司輸了，除十二畝好地丟了，還得另外再給韓瀛四十元白洋。韓瀛靠這樣敲搾剝削起家，從三頃地變成十幾頃。

酸眉溜眼的「街長」——第二代韓國禎

韓瀛的二兒子韓國禎，村人給他送了一個綽號，叫「街長」，因爲他三天兩日就要溜一次街（附註：「溜街」，老百姓指在大街上閒人的意思）。閒來無事大街串，看見誰不順眼就一吆江脖子粗的罵開了，「吆的了」是他的口頭語：「看你狗日的們的！不遲早一日遇上我，怕不出息你孫子們！」不管男女老小，一聽到韓國禎的罵聲，就怕怕的揑着一把冷汗走開了。韓國禎的兒子韓興當了一年甲長，韓國禎就要了七年的「保甲賬」，常常拿着賬本和算盤向農民要賬，一嗐的！水牌上去年還有幾個款錢，結算結算吧，怕一看見農民給的有些遲慢，就說：「哼！狗日的們，誰不給我款錢，誰就是不想在檢林住啦！」一貧農韓子成，除夕晚上正點起紅紅的旺火，他就一溜風的跑來，硬說韓子成有他三塊白洋，弄得韓子成心裏氣得直發抖，本來就沒欠過他的錢，在大年時節故意找人家散興，你如一遲延，他就要踢翻你的旺火，逼得韓子成連夜去借了三元白洋，送走這個惹許多端的老傢伙。牛來仙借過他兩塊錢，不到半年被他剝削去四畝地，廿元錢，他還給白做了兩個月的營生，又照例在大年三十晚上，訛詐去兩塊錢。貧苦羣衆們，誰敢翻翻人家的賬本？「韓國禎的賬是永遠還不完的。」羣衆給這一家總的又給了個綽號叫「窮漢閻王」。誰給他們家當長工，誰就要倒霉，碑井村張富痤子給他當長工，實上命的受，他還嫌掙得少，長工累得滿頭汗流的受苦回來，不讓個清紅丸白就接到痛打一頓。只有碑井王四短了他的，韓瀛任給當了長工，但是受不下韓家的氣和苦，半路下了工，一算賬七折八扣倒欠下工錢四百多，逼的老婆賣了來還賬。

韓家剝削長工的花樣多的很：每天長工快回來吃午飯的時候，他就騎上毛驢假裝去送糞，半路遇見長工回來，便打發回去把糞送到地裏，[illegible]個晌也沒吃飯。早出晚歸僅是一頓做的工夫，便又打發長工到地裏去，下雨天挑糞，熱腦，又担水……叫你不得閒，他們白饃羊肉的又吃餃子又吃餃子，長工每天就是那些「欠命食」，他們吃好的，還把長工打發遠遠的到地裏去吃。

奸詐惡霸的「二鬼」——第三代韓興

談到韓興他是排行老二，羣衆送他的綽號就叫「二鬼」，抗戰開始，日本人在杏六梁下據點，他就投降日寇當了漢奸，在北倫嶺村當了一年僞甲長，以後又當了斷探聽兵小隊長，每逢韓興騎着高頭大馬回到村裏，羣衆都嚇得悄悄地走開，料一天就得要一斗夜麥；後來韓興又當了窩窩會據點的警兵分隊長，他老婆去看他，派的是羣衆的驢默騾子，送來送去。

當韓二來成的婚，當時淺窩婚書，他就嚇見容，便說邊壯誆騙人家的婦女，要價二百四十五元白洋，逼的邊壯上了一吊，幸有好人發覺教活，結果把牛羊青苗賣了個淨光。

韓興想蓋房子，就在廣子溝村強拆羣衆的房子，強迫全村的十幾個毛驢給他馱了四五天的房架，但他的牲口放青吃羣衆的莊禾，一大片綠蔭蔭的田禾一陣就被吃光了，羣衆連話都不敢說。

中農楊子海賣了一條毛驢，韓興說他賣了毛驢就是「通紅」，因爲毛驢是從兩邊走，都是到了八路軍地區，除勒走九十元驢價外，又把楊子海毆打一頓，眼睛也打瞎了，從此就氣死了。轉過來韓興又向賀驢的主發能詐了四十七塊白洋，結果王發白花了一百三十塊錢。韓興在村裏就這樣的橫行霸道。

×　×　×

這個三代惡霸，日寇投降的忠實走狗，解放後畏罪潛逃，歸年政府曾沒收過一次他的宅產，土地改革中羣衆對其家屬又進行徹底清算，抽地出門，三代惡霸就這樣永遠結束了對北倫嶺人民的統治。

平凡的故事

——西北人民解放軍生活片斷

杜鵬程

在這樣雄偉的行列中，一個陌生人，一定認不出那個是營長或是戰士，那個是連長或是炊事員。說不定你指那騎馬的是營長，而他恰是宣傳員；你指那背鍋的是炊事員，而他恰是排長。你看！十二連連長李江國一會替戰士背槍，一會替炊事員挑油桶。當行李上山時，三個抗機槍的戰士走累了，連長放下油桶，幫他們抗了一挺機槍，炊事員看見連長抗了一挺，他把袖子一挽，就幫他們抗了兩挺，去追連長。此時全連隊都加了速步追他們，吆吼着，歌唱着……有些滑稽的戰士，學着老頭腔，逗得大家笑的直不起腰來。上山頂，就地休息後，大家都說：「怎麼不見連長？」戰士們正在奇怪的議論，忽然看見一個人還挑着一担水過來了……大家跑過去一看，原來是自己的連長。戰士們都抱怨的說：「你這會累壞啊！像這樣，下次別想再幫我們揹東西了。」連長放下水桶，用手巾擦着頭上的汗，指着那一口大鍋，正在爬山的人說：「你們看！十連連長王仲正，已經病了兩天，他還是一樣幫同志們的忙呢……」

這些在人民軍隊中本是平凡的事，然而解放戰士周常卻因此心理激起一個大波浪，當天夜裏同志們都睡熟了，他卻輾轉不能成眠。他想起自己在蔣軍一三五旅親眼見到的一切黑暗，又想起解放後在人民軍隊中的生活；他想到這裏，忽然一個人影閃進窯洞，他猛的一怔，看到那摸來的人，把戰士們揭開的被子，一個個給蓋好；走到他身邊時，在月光中，他認出了是自己的副營長，他想叫，卻又忍住了，自己靜靜的看着副營長把自己掀開的被子蓋好，又靜靜的看着副營長輕輕的走出去。

從此，周常思想上真正認識到人民軍隊的本質，掃除了心中殘留的不健康的東西，活潑了，有生氣了，行軍中一到宿營地，他就幫大家打草鞋；每天都是打到夜深人靜。全營同志都同聲誇獎他，但他一點也不自滿，他要前進，他要做一個真正的人民戰士。

啞子

——消太敵後戰鬥小故事之三——

張雨

七月二十九日上午十點多鐘，武工隊員在青紗帳裏遇到了一個啞子，他端看了我們一會，臉上顯出喜歡的顏色，證明他已經清楚確信我們是八路軍了。

「你村有勾子軍沒有？」我們給他比了個勾子手勢。

啞子立即伸出四個指頭，隨即也比了個勾子。我們問他「有四個嗎？」他點了頭，隨後又用愁容，用指頭指了一下天空，又指了一下土口，接着兩手作出一個挖的樣子，我們問他「是天不下雨，勾子搶了糧，沒吃的了嗎？」他點點頭。啞子見我們能懂他的意思，情緒更高起來，進一步提出要求，左手比了個抓的樣子，右手比了個殺頭的手勢，而且咬着牙，表示恨的不行，要求給他報仇。並且他也做了個他自己用刀子刺勾子軍大腿的手勢，從衣袋裏拿出一把匕首，給我們看，上面還染着殷紅的鮮血。於是大家對這位敢於鬥爭的啞子都起了敬意。

我們從啞子的手勢中探知，某村的敵情，大家即決定同村子接近的伏擊。三個勾子軍從村子出來了，我村幹部見敵人沒武器，只拿的木棍子，就奔到敵人跟前，斧嚇叫不動，可是我們的幹部也只拿一把鐮刀，帶槍的還在後面，敵人就舉斧以來，村幹部一閃，從衣袋裏掏出個手榴彈，朝敵人摔去，三個敵人就爬下去，等爆炸，可是我村幹部知道沒拉火，趁機擁上去用刀砍死一個，其餘二個拼命就跑，我們帶槍的人趕到，一直追到村中，抓住了一個，另一個作了俘虜。第二天從村太郭掛出來幾個敵人，在三區和村莊搜索了一天，連武工隊的影子也沒見。

一語道破

——見聞偶感——

白冷

在一次分配鬥爭果實的會議上，各種不同階層的人，吵着如何分配，有的主張按戶分配，有的主張按勞動力分配，更有的主張按思想和鬥爭中出力多少分配；討論紛紛，莫衷一是。這時，領導上如果不能很好引導與掌握，很容易走到富農路線的分配，如果生硬說一套原則，羣衆思想上恐一時接受不了。正在這時，一個貧苦老鄉發言了，他提出分配原則，簡單的只有十個字：「飯給飢人吃，火給寒人烤」。這兩句話，多麼生動呢！語言本身包含了它的階級性，提出這個提示，解決了以上的爭論，確定滿足無地少地農民的要求，按貧苦程度及人口不均分配。後來，土地質量的抽肥補瘦，個別農民只要好地，而且要把瘦地推出去，這時，又一句精闢的語言說服了這種思想，說得好：「肉也要吃，骨頭也要吃」，話裏包含一條平均的原則。

這些話都是貧苦農民在長期艱苦的生活中抽出來的經驗，說來又通俗，又新鮮，又明確，只要我們虛心聽取，加以歸揚，許多重大問題就可由此「迎刃而解」！

控訴

晉綏民主建國軍官團於本月八日至九日，一連開了兩天控訴蔣美暴行的大會，參加開會的解放軍官都是在陝北青化砭、蟠龍、瓦窯堡戰場及晉西南戰場放下武器的。大會上，他們揭發了許多美、蔣、胡、閻的罪惡事實，現摘擇發表如下：

——蔣介石把中國女同胞送給他的洋爸爸侮辱——

「民國三十二年，蔣政府在成都設立婦女特訓班，招生廣告，是以「爲國家盡忠，爲人民服務」相號召；當時一般愛國的女學生，爲了在抗戰期中對國家民族有所貢獻，便中止求學紛紛報名。那知經過一個短期所謂訓練後，便強迫派到美軍招待處「服務」，專門供洋大人的淫樂！這些女學生在蔣介石的刺刀威迫下，只得忍氣吞聲的度着非人的生活。」

——胡軍三一旅九一團九連中尉副連長黃銳

——美軍在中國任意侮辱婦女，蔣介石政府置之不理——

「民國三十四年二月，我們（八六軍六七師）原駐防湖北來鳳一帶；親目看到美空軍到來鳳城時，老百姓很少見過洋人，於是男女老幼都出來看稀物，誰知美軍看到一個較漂亮的青年婦女，當時就用吉普車拉走，這婦女的丈夫當地縣長極力交涉，只換得二天才放出來。地方人民不服，向省政府控告，結果，置之不理。」

——閻軍六十七旅特務連上尉連長張普

地主的房子怎來的？

劉鎮

——木匠李向榮在貧農會上的一段訴苦——

民國十年地主楊潤爾蓋大房，僱我給做木工，先頭他們吃嚼用包工，我和我兄弟小眼做不過，又接來上泥工，我們一夥四個木、泥匠四個人，沒明沒夜的受了一個多月，共做了一百三十八個半工，合算成白洋是六十多塊，咱高興的和楊潤爾算賬，人家一見賬就說是沒有咱的工，一下，我這心裏就跌了一坨塔石頭，我剛回頭一想跟前那些受苦人們：「讓你們說，那些時是誰在那裏給他受哩？」衆人們都說：「就你們四個人誰看不見。」誰知狗日的們早捏好套子，他的狗腿先生說：「不管那些咱這是說在紙上，說不在紙下。」楊潤爾隨手把賬賬住炕下一甩：「我們立的就是紙上，沒在紙上就不算！」這一下把我心上就像火上燒了油，破出命要和他鬧一場；我把就起來說：「由你！你一下我送到尊縣城裏，由我，咱爾今日就見個長短（死活）！」衆人們看出不對，硬把我推回家去：娘聽在門上就哭開了：「爲了他，不要鬧啦，把這口氣嚥了吧，一反正人家在政台台上，有什麼辦法」，娘說的病倒沒幾天就死掉，後來咱僱的那兩個伙計也來要錢，點彈時在他鍋了上取下些來鍋，別的伙計也來問我要，咱敢鼠沒辦法，只好把一個閨女問到上聲孤鄉孫家，總共要了四十塊錢，才把這事完了。這一筆寃賬存在肚裏已經二十六年啦，想到咱們辭苦伸寃的一日啦，嘿！如今一提起這事來，肚裏都火直往上冒，心裏子都抖擻啦，你們看一看地主老財的壞心，僻把喂給狗也不吃！

一九四七年八月十號於寧縣後砂城村